

# 敦煌博物館藏○七七號冊子

##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 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 无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受无相戒。其時座下僧尼道俗一万餘人。韶州刺史違處及諸官寮三十餘人。儒士餘人。同請大師。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後代。与孝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受。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能大師言。善知識。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大師不語。自淨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識。淨聽。惠能慈父。本官范楊。左降遷流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亦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忽有一客賣柴。遂領惠能至於官店。客將柴去。惠能得錢。却向門前。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惠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荅曰。我於新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見今在彼門人有千餘衆。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惠

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未為堪作佛法。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姓有何差別。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便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眾作務。發時有一行者。遂着惠能於碓坊。踏碓八箇餘月。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汝惣且歸房自看。有智事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作。門人得處分。却來各至自房。遞相謂言。我等不須呈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師。秀上座得法後。自可依止。請不用作。諸人識心。盡不敢呈偈。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於此廊下供養。欲畫楞伽變。并畫五祖大師傳授於法。流行後代為記。畫人唐玲看壁了。明日下手。上座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心偈。緣我為教授師。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見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將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覓祖不善。却同凡心奪其聖位。若不呈心修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難。甚難。夜至三更。不令人見。遂向南廊下中間壁上題。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見偈。言此偈語。若訪覓我。我見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見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鄣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我心自息。

秀上座三更於南廊下中間壁上事燭題作偈。人盡不知。  
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

神秀上座題此偈畢。却歸房卧。並無人見。五祖平旦遂喚盧供奉來南廊下。畫楞伽變。五祖忽見此偈請記。乃謂供奉曰。弘忍與供奉錢三十千。深勞遠來。不畫變相也。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誦。依此修行。不墮三惡。依法修行。有大利益。大師遂喚門人盡來。焚香偈前。衆人見已。皆生敬心。汝等盡誦此偈者方得見性。依此修行即不墮落。門人盡誦。皆生敬心。喚言善哉。五祖遂喚秀上座於堂內門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應得我法。秀上言。罪過實是神秀作。不敢求但。願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惠識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見解只到門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墮落。作此見解。若覓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門。見自本性。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來呈吾。若入得門自本性。當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數日作偈不得。有一童子。於碓坊邊過。此誦此偈。惠能及一聞知未見性。即識大意。能問童子。適來誦者是何言偈。童子荅能曰。你不知。大師言。生死事大。欲傳衣法。令門人等各作一偈。來呈吾看。吾大意即付衣法。稟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於南廊下書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諸門人盡誦。悟此偈者即見自性。依

此修行即得出離。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見此偈禮拜。亦願誦取。結來生緣。願生佻地。童子引能至南廊。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惠能聞已即識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着。呈自本心。不識本心。孝法无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樹 明鏡亦无臺

佻性常清淨 何處有塵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樹 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 何處染塵埃

院內徒衆。見能作此偈盡恠。惠能却入碓坊。五祖忽來廊下。見惠能偈。即知識大意。恐衆人知。五祖乃謂衆人曰。此亦未得了。五祖夜至三更。喚惠能堂內。說金剛經。惠能一聞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以為六代祖。將衣為信。稟代代相傳法。以心傳心。當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傳去。氣如懸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即須速去。能得衣法。三更發去。五祖自送能生九江驛。登時便別。五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起。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与悟无別。辭違已了。便發南。兩月中間至大庚嶺。不知向後。有數百人来。欲擬捉惠能奪衣法。來至半路。盡惣却迴。唯有一僧。姓陳。名惠順。先是三品將軍。性行麁惡。直至嶺上來趁。把着

惠能。即還法衣。又不肯取。我故遠來求法。不要其衣。能於嶺上便傳法買惠順。惠順得聞。言下心開。能使惠順即却向北化人。惠能來於此地。與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知。願聞先聖教者。各須淨心聞了。願自除迷。如先代悟<sub>下是法</sub>。惠能大師喚言。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知人。仙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愚。悟即成智。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別。定惠躰不一不二。即定是惠躰。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即定之時惠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惠等。孝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發惠。先惠發定。定惠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不善。惠定不等。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爭。若爭先後。即是迷人。不斷勝負。却生法我不離四相。一行三昧者。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常行真心是。淨名經云。真心是道場。真心是淨土。莫行心諂曲。口說法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仙弟子。但行真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着。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鄣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彼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淨。

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善知識。定惠猶如何等。如燈光。有燈即有光。无燈即无光。燈是光之躰。光是燈之用。名即有二躰無兩般。此定惠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法无頓漸。人有利鈍。迷即漸勸。悟人頓修。識自本心是見本性。悟即元无差別。不悟即長劫輪迴。善知識。我自法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无念為宗。无相為躰。无住為本。何名為相。无相於相而離相。无念者。於念而不念。无住者。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縛也。以无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但能離相。性躰清淨。是以无相為躰。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无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斷即无別處受生。孝道者用心。莫不識法意。自錯尚可。更勸他人迷。不自見迷。又謗經法。是以立无念為宗。即緣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取見。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然此教門立无念為宗。世人離境不起於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躰。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維摩經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內於第一義而不動。善知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着心。亦不着淨。亦不言動。若看心。心元是

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躰。為妄念故。盖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无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无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鄣自本性。却彼淨縛。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即說人是非。与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今記如是。此法門中。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无尋。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見本性不乱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乱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乱。本性自淨曰定。只緣境解。解即乱。離相不乱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乱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仏行。作自成仏道。善知識惣須自聽与受无相戒。一時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識見自三身。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仏。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仏。於自色身歸依當身圓滿報身仏。已上三唱。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盡有。為迷不見。外覓三世如来。不見自色身中三世仏。善知識聽。与善知識說。令善知識。於自色身見自法性有三世仏。此三身仏。從自性上生。何名清淨身仏。善知識。世人性本自淨。万法自性在。思惟一切惡事即行於惡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常清淨。日月常明。只為雲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見日月星辰。忽遇惠風吹

散。卷盡雲霧。万像叁羅。一時皆現。世人性淨。猶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惠常明。於外看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正法。吹却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万法皆現。一切法在自性。名為清淨法身。自歸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歸依。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惡法化為地獄。思量善法化為天堂。毒害化為畜生。慈悲化為菩薩。智惠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見一念善。智惠即生。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於後。常後念善。名為報身。一念惡報却千年善心。一念善報却千年惡。滅无常已來後念善名為報身。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報身。自悟自修即名歸依也。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歸也。但悟三身。即識大意。今既自歸依三身已。与善知識發四弘大願。善知識。一時逐惠能道。衆生无边誓願度。煩惱无边誓願断。法門无边誓願学。无上仙道誓願成<sup>三唱</sup>。善知識。衆生无边誓願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各於自身自性自。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只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煩惱无边誓願断。自心除虛妄。法門无边誓願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仙道誓願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遠離迷執。覺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

自悟仏道成。行誓願力。今即發四弘誓願說。与善知識  
无相懺悔三世罪障。大師言。善知識。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不被愚迷染。從何西行一時自性若除即是懺悔。前念  
後念及念。念念不被愚癡染。除却從何矯雜心。永断名  
為自性懺。前念後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除却從  
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懺<sup>已上</sup><sub>三唱</sub>。善知識。何名懺悔。者  
終身不作。悔者知於前非。惡業恒不離心。諸仏前口說  
无益我此法門中。永断不作。名為懺悔。今既懺已。与  
善知識受无相三歸依戒。大師言。善知識。歸依覺兩足  
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仏為師。  
更不歸依邪迷外道。願自三寶慈悲證明善知識。惠能勸。  
善知識。歸依身三寶。仏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離財離色。名兩足  
尊。自心歸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愛着。以无愛着名離  
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妄念雖在自性。自性不染  
着。名衆中尊。凡夫解。從日至日。受三歸依戒。若言  
歸仏。仏在何處。若不見仏。即无所歸。既无所歸。言  
却是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意。經中只言自歸  
依仏。不言歸依他仏。自性不歸无所處。今既自歸依三  
寶。惣各各至心。与善知識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善知  
識。雖念不解。惠能与說。各各聽。摩訶般若波羅蜜者。  
西國梵語。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須行。不在口念。  
口念不行。如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仏等也。何名摩訶。

摩訶者是大。心量廣大。由如虛空。莫定心禪即落无記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盡是自性。見一切人及非人。惡之与善。惡法善法。盡皆不捨。不可染着。由如虛空。名之為大。此是摩訶行。迷人口念。智者心。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口空說。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時中念念不思。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思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惠性即是。何名般若波羅蜜。此是西國梵音。唐言彼岸到。解義離生滅。着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是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永長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羅蜜。迷人口念。智者心行。當念時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不行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仏。善知識。即煩惱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仏。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來。三世諸仏從口出。將大智惠到彼岸。打破五陰煩惱塵勞。最尊最上第一。讚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仏。无去无住无來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諸仏從中。變三毒為戒定惠。善知識。我此法門從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為世人有八万四千塵勞。若无塵勞。般若常在。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億无着。莫起雜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觀

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見性成仙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須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人功德无量。經中分明讚嘆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提閣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曾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本性之智。自用智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為一躰。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迷皆自到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亦無差別。因何聞法即不悟。緣邪見鄣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蓋覆於日。不得風吹。日無能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有。迷心外修覓仙。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聞其頓教。不信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一切邪見煩惱塵勞。衆生當時盡悟。猶如大海納於衆流。小水大水合為一躰。即是見性。內外不住。來去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罣。心修此行。即與般若波羅蜜經本無差別。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亦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

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与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与大智人无別。故知不悟即他是衆生。一念若悟即衆生是他。故知一切万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他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頓以教法流行後代。今孝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令自本性頓悟。若能自悟者須覓大善知識示道見性。何名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識。是大因緣。所為化道。令得見他。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他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說。无有是處。識自心内善知識即得解脫。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妄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至他地。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内外明徹識自本性。若識本性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見一切法遍一切處。不着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悟无念法者。万法盡通。悟无念法者。見諸他境界。悟无念頓法者至他位地。善知識。後代得吾者。

常見吾法身不離汝左右。善知識。將此頓教法門。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是仏教。終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聖位。然須傳受。從上已來嘿然而付衣法。發大誓願。不退菩提。即須分付。若不同見解。无有志願。在在處處勿妄宣傳。損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断仏種性。大師言善知識。聽吾說无相頌。令汝迷者罪滅。亦名滅罪頌。頌曰。

遇人修福不修道	謂言修福如是道
布施供養福无邊	心中三業元來在
若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元造
若解向心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若悟六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无罪
孝道之人能自觀	即与悟人同一例
大師今傳此頓教	願孝之人同一躰
若欲當來覓本身	三毒惡緣心裏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虛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頓教法	虔誠合掌志心求

大師說法了。韋使君官察僧衆道俗讚言无盡。昔所未聞。使君禮拜。白言。和尚說法。實不思議。弟子當有少疑欲問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為弟子說。大師言。有疑即問。須再三。使君聞法可不如是西國第一師達摩祖師宗旨。大師言是。弟子見說。達摩大師代梁武帝。問達摩。朕一生已來。造寺布施供養有功德否。達摩荅言。並無功德。武帝惆悵遂遣。達摩出境。未審此言。請和

尚說。六祖言。實无功德。使君勿疑。達摩大師言。武帝着邪道。不識正法。使君問。何以无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養只是修福。不可將福以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於福。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仏性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无功德。自性无功德。法身无功德。念念行平等真心。德即不輕常行於敬。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別。武帝不識正理。非祖大師有過。使君禮拜。又問。弟子見僧俗。常念阿彌陀仏。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望為破疑。大師言。使君。聽。惠能与說。世尊在舍衛城。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只為下根。說近說遠。只緣上智。人自兩種。法无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仏生彼。悟者自淨其心。所以仏言。隨其心淨則仏土淨。使君。東方但淨心无罪。西方心不淨有愆。迷人願生東方。西者所在處並皆一種。心地但无不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仏往生難到。除惡即行十善。无八邪即過八千。但行真心到如禪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仏即來迎請。若悟无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頓教大乘。念仏往生路遠。如何得但。六祖言。惠能与使君移西方剎那間目前便見。使君願見否。使君禮拜。若此得見。何須往生。願和尚慈悲為現西方大善。大師言。一時見西方无疑即散。大衆愕然莫知何事。大師曰。大衆。大衆作意聽。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即是城門。外有六

門。內有意門。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他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他是衆生。自性悟衆生即是他。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人我即是須彌。邪心即是海水。煩惱即是波浪。毒心即是惡龍。塵勞即是魚鼈。虛妄即是鬼神。三毒即是地獄。愚癡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無我人須彌自到。除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施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天下照。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座下聞說。讚聲徹天。應是迷人了然便見。使君禮拜讚言。善哉善哉。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大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惡之人。在家若修行。如東方人修善。但願自家修清淨即是西方。使君問和尚在家如何修。願為指授。大師言。善知識。惠能與道俗作無相頌。取。依此修行。常與惠能說一處無別。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惟傳頓教法	出世破邪宗
教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若學頓法門	遇人不可迷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闍宅中	常須生惠日
邪來因煩惱	正來煩惱除

邪正悉不用	清淨至无餘
菩提本清淨	起心即是妄
淨性於妄中	但正除三障
世間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現在已過	与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離道別覓道
覓道不見道	到頭還自懊
若欲覓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	暗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遇
若見世間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罪	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	打破煩惱碎
若欲化愚人	事須有方便
勿令破彼疑	即是菩提見
法无在世間	於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	外求出世間
邪見在世間	正見出世間
邪正迷打却	此但是頓教
亦名為大乘	迷來經累劫
悟即剎那間	

大師言。善知識。汝等盡誦取。依此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邊。依此不修。對面底千里遠。各各自修法不相待。衆人且散。惠能歸漕溪山。衆生若有大疑。來

彼山間。為汝破疑。同見佗性。合座官寮道俗禮拜和尚。无不差嘆。善哉大悟。昔所未聞。嶺南有福。生佗在此。誰能得知。一時盡散。大師往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与俗約有三十五千說不可盡。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約。若不得壇經。即无稟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遍相付囑。无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修不免諍。但得法者。只勸修行。諍是勝負之心。与佗道違背。世人盡傳南宗能比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禪師於南荊府堂楊懸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師於韶州城東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漸頓。法即一種。見有遲疾。見遲即漸。見疾即頓。法无頓漸。人有利鈍。故名漸頓。神秀師常見人說。惠能法疾直旨見路。秀師遂喚門人僧志誠曰。汝聰明多智。汝与吾至漕溪山。到惠能所禮拜。但聽莫言吾使汝來。所聽得意旨記取。却来与吾說看惠能見解与吾誰疾遲。汝第一早來勿令吾恠。志誠奉使歡喜。遂行半月中間即至漕溪山。見惠能和尚禮拜。即聽不言來處。志誠聞法。言下便悟。即啟本心。起立即禮拜白言。和尚。弟子從玉泉寺來。秀師處不得啟悟。聞和尚說。便啟本心。和尚慈悲願當教示。惠能大師曰。汝從彼來應是細作。志誠曰。不是。六祖曰。何以不是。志誠曰。未說時即是。說了即不是。六祖言。煩惱即是菩提亦復如是。大師謂志誠曰。吾聞汝禪師教人唯傳戒定惠。汝

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當為吾說。志誠曰。秀和尚言戒定惠。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惠。自淨其意名為定。此即名為戒定惠。彼作如是說。不知和尚所見如何。惠能和尚荅曰。此說不可思議。惠能所見又別。志誠問何以別。惠能荅曰。見有遲疾。志誠請和尚說所見戒定惠。大師言。如汝聽吾說。看吾所見處。心地無疑非自性戒。心地无乱是自性定。心地无癡是自性惠。大師言。汝師戒定惠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惠勸上智人。得悟自亦不立戒定惠。志誠言。清大師說不立如何。大師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癡。念念般若觀照。當離法照相。有何可立。自性頓修。立有漸次。所以不立。志誠禮拜。便不離漕溪山。即為人。不離大師左右。又有一僧。名法達。常誦妙法蓮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來至漕溪山禮拜。問大師言。弟子常誦妙法華經七年。心迷不知正法之處。經上有疑。大師智惠廣大。願為除疑。大師言。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上无癡。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經。吾一生已來。不識文字。汝將法華經來。對吾讀一遍。吾聞即知。法達取經。對大師讀一遍。六祖聞已即識仏意。便已法達說法華經。六祖言。法達。法華經无多語。七卷盡是譬如因緣。如來廣說三乘。只為世人根鈍。經文分明。无有餘乘。唯一仏乘。大師。法達。汝聽。一仏乘莫求二仏乘。迷即却汝性。經中何處是一仏乘。吾與汝說。經

云。諸仏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已上十六字是正法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聽吾說。人心不思。本源空寂。離却邪見。即一大事因緣。內外不迷。即離兩邊。外迷着相。內迷着空。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不迷。若吾此法。一念心開。出現於世。心開何物。開仏知見。仏猶竟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悟聳知見。入竟知見。開示悟入上一處入即覺知見。見自本性即得出世。大師言。法達。吾常願。一切世人心地。常自開仏知見。莫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愚迷造惡。自開衆生知見。世人心正起智惠觀照。自開仏知見。莫開衆生知見。開仏知見即出世。大師言。法達。此事法達經一乘法。向下分三。為迷人故。汝但依一仏乘。大師言。法達。心行轉法華。不行法華轉。心正轉法華。心邪法華轉。開仏知見轉法華。開衆生知見被法華轉。大師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轉經。法達聞言下大悟。涕淚悲泣白言。和尚實未曾轉法華七年。彼法華轉。已後轉法華。念念修行仏行。大師言。即仏行是仏。其時聽人无不悟者。時有一僧。名智常。來漕溪山。禮拜和尚。問四乘法義。智常問和尚曰。仏說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為教示。惠能大師曰。汝自身心見。莫着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量四等。法有四乘。見聞讀誦是小乘。悟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盡通。万行俱備。一切不離染。但離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乘是最上行義。不

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又有一僧。名神會。南楊人也。至漕溪山禮拜。問言。和尚坐禪見不見。大師起。把打神會三下。却問神會。吾打汝痛不痛。神會荅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又問。大師何以亦見亦不見。大師言。吾亦見常見自過患。故云亦見亦不見者。不見天地人過罪。所以亦見亦不見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會荅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即起於恨。大師言。神會向前。見不見是兩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神會禮拜。禮拜更不言。大師言。汝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心悟自見。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惠能見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見。代得吾迷。何不自修。見否。吾不自知。問吾見否。神會作禮。便為門人。不離漕溪山中。常在左右。大師遂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神會。大師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師。吾教汝說。不失本宗。舉三科法門。動卅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於性相。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法對。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蔭界入。蔭是五蔭。界十八界。入十二入。何名五蔭。色蔭受蔭想蔭行蔭識蔭是。何名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何名十二入。外六塵中六門。何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是。何名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

門六塵。自性含万法。名為合藏識。思量即轉識。生六識出六門六塵三十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含。自性十八正合。惡用即衆生。善用即仏。用由何等。由自性。對外竟无情有五。天与地對。日与月對。暗与明對。陰与陽對。水与火對。語与言對。法与相對有十二對。有為无為對。有色无色對。有相无相對。有漏无漏對。色与空對。動与淨對。清与濁對。乱与聖對。僧与俗對。老与小對。長与短對。高与下對。自性居起用對有十九對。邪与正對。癡与恵對。愚与智對。乱与空對。戒与非對。直与曲對。實与虛對。嶮与平對。煩惱与菩提對。慈与害對。喜与順對。捨与慳對。進与退對。生与滅對。常与无常對。法身与色身對。化身与報身對。躰与用對。性与相對。有情与无親對。言語与法相對有十二對。内外境有无五對。三身有三對。都合成三十六對也。此三十六對法。能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對。共人言語。出外於離相。入内於離空。着空即惟長无明。着相惟邪見。謗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自性上說空。正語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語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對亦復如是。大師言。十弟子。已後傳法。递相教授一卷壇經。不失本宗。不稟受壇經。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壇經者。如見吾親授。十僧得教授已。寫為壇經。递代流行。得者必當見性。大先天二年八月

三日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大師先天元年於蕪州國因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別。大師言。汝衆近前。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問。為汝破疑。當今迷者盡使汝安樂。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誰。憂吾不知去處在。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處。若知去處。即不悲泣。性无生无滅无去无來。汝等盡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動淨偈。汝等盡誦取。見此偈意。与吾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僧衆禮拜。請大師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无真何處真
有性即解動	无情即无動
若修不動行	同无情不動
若見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无情无仏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若悟作此見	則是真如用
報諸孝道者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前頭人相應	即共論仏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禮勸善  
此教本無淨      若道失道意  
執迷淨法門      自性入生死

衆僧既聞識大師意。更不敢諍。依法修行。一時禮拜。即知大師不久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佻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汝不信。吾與誦先代五祖傳衣付法誦。若據第一祖達磨頌意。即不合傳衣。聽吾與汝頌。頌曰。

第一祖達磨和尚頌曰。

吾大來唐國      傳教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菓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頌曰。

本來緣有地      從地種花生  
當本元無地      花從何處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頌曰。

花種須因地      地上種花生  
花種無生性      於地亦無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頌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種花生  
先緣不和合      一切盡無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頌曰。

有情來下種 無情花即生

無情又無種 心地亦無生

第六祖惠能和尚頌曰。

心地含情種 法雨即化生

自悟花情種 菩提果自成

能大師言。汝等聽。吾作二頌。取達磨和尚頌意。汝迷人依法頌修行。必當見性。第一頌。

心地邪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造無明葉 見被葉風吹

第二頌。

心地正花放 五葉逐根隨

共修般若惠 當來仏菩提

六祖說偈已了。放衆生散。門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師不久住世。六祖後至八月三日食後。大師言。汝等若位坐。吾今共汝等別。法海問言。此頓教法傳受。從上已來至今幾代。六祖言。初傳受七仏。釋迦牟尼仏第七。大迦葉第八。阿難第九。末因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優婆鞠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仏陀難提第十四。仏陀密多第十五。脇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馬鳴第十八。毗羅長者第十九。龍樹第二十。迦那提婆第二十一。羅睺羅第二十二。僧迦那提第廿三。僧迦那舍第廿四。鳩摩羅馱第廿五。闍耶多第廿六。婆修盤多第廿七。摩拏羅第廿八。鶴勒那第廿九。師子比丘第卅。舍那婆斯第卅一。優婆掘第卅二。僧迦羅第卅三。須婆蜜多第

卅四。南天竺國王子。第三太子菩提達摩第卅五。唐國僧惠可第卅六。僧璨第卅七。道信第卅八。弘忍第卅九。惠能自今當今受法第四十。大師言。今日已後。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法海又自。大師今去留付何法。今後代人如何見佗。六祖言。汝聽。後代迷人。但識衆生即能見佗。若不識衆生覓佗。万劫不可得也。吾今教汝。識衆生見佗。更留見真佗解脫頌。迷即不見佗。悟者即見。法海願聞。代代流傳。世世不絕。六祖言。汝聽。吾与汝說。後代世人。若欲覓佗。但識衆生。即能識佗。即緣有衆生。離衆生无佗心。

迷即佗衆生	悟即衆生佗
愚癡佗衆生	智惠衆生佗
心嶮佗衆生	平等衆生佗
一生心若嶮	佗在衆生心
一念悟若平	即衆生自佗
我心自有佗	自佗是真佗
自若无佗心	向何處求佗

大師言。汝等門人好住。吾留一頌。名自性見真佗解脫頌。後代迷門此頌意。意即見自心自性真佗。与汝此頌。吾共汝別。頌曰。

真如淨性是真佗	邪見三毒是真魔
邪見之人魔在舍	正見之人佗即過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忽除三毒心	魔變成佗真无假

化身報身及淨身  
若向身中覓自見  
本從化身生淨性  
性使化身行正道  
媯性本身淨性因  
性中但自欲五欲  
今生若悟頓教門  
若欲修行求覓佻  
若能身中自有真  
自不求真外覓佻  
頓教法者是西流  
今保世間孝道者

三身元本是一身  
即是成佻菩提因  
淨性常在化身中  
當來圓滿真無窮  
除媯即無淨性身  
見性剎那即是真  
悟即眼前見世尊  
不知何處欲覓真  
有真即是成佻因  
去覓惣是大癡人  
救度世人須自修  
不於此是大悠悠

大師說偈已了。道告門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別。吾去已後。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門錢帛着孝衣。即非聖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種。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坦然寂淨。即是大道。吾去後。坦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種。吾若在世。汝違教法。吾住無益。大師云此語已。夜至三更。奄然遷化。大師春秋七十省六。大師滅度之日寺內異年日氛。數日不散。山崩地動。林木變白。日月無光。風雲失色。八月三日滅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坐於漕溪山。葬在龍龕之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刺史韋處立碑。至今供養。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孝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

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此法。須得上根智。深信佛法。立於大悲持此經。以為稟承。於今不絕。和尚本是韶州曲江懸人也。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薩。說真實示行。喻唯教大智人。示旨於凡度。誓修行。遭難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眼不堪林量不得雖求此法。違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智蜜意。

##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一卷

大乘志卅 大聖志卅 大通志五十

大寶志六十 大法志七十 大德志八十

清之藏四十 清持藏四十 清寶藏五十 清蓮藏六十 清海藏七十 大法藏八十 此是共法号